联 合 国 A/HRC/17/48

大 会

Distr.: General
1 July 2011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人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科特迪瓦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概要

通过其第 16/25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有关 2010 年 11 月 28 日总统选举之后据称在科特迪瓦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以查明此种行为的责任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 Vitit Muntarbhorn (主席)、Reine Alapini-Gansou 和 Suliman Ali Baldo。

委员会于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28 日前往科特迪瓦。除了阿比让，委员会还去了该国西部、北部和南部，尤其是 Duékoué、Guiglo、Korhogo、Odienné 和 San Pedro 这些城市。委员会与科特迪瓦当局进行了交谈，包括总统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理 Guillaume Soro、政治活动家、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的一个技术小组的协助下，委员会听取了几百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直接证人的陈述，听取了受害者亲属或者间接知晓某些违法行为实施情况的其他人的证词。委员会还前往了许多科特迪瓦人逃往的利比里亚，在那里会见了政府当局和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代表。

委员会的结论是，在审议所涉期间，各方实施了大量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其中一些行为可构成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实施这些违法行为的是国防和安全部队及其盟友(民兵和雇佣兵)，随后，在反攻和控制国家以后，是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西部、西南部和阿比让的大量受害者深受其害。

* 延迟提交。

请回收

委员会认为，每个遭到杀害的人都是受害者，都令人痛惜，委员会不想为有关受害者人数的辩论提供资料。由于时间和资金的限制，无法对危机期间的死亡人数做出估计。不过，根据委员会在实地访问期间收集的情报以及进行的核实，可能约有 3,000 人遭到了杀害。

前总统洛朗 • 巴博对投票结果的否定引发了科特迪瓦全国的政治危机。此外，操控民族问题，政治活动家操纵科特迪瓦年轻人，把他们作为暴力工具，以及尚未得到解决的农村土地问题，这些也是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深刻原因。选举成为了暴力的催化剂。

委员会注意到，碰到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科特迪瓦各族群继续生活在一起。委员会还注意到，政府最高层指出，民族和解问题是优先事项。不过，委员会想要提醒一点：有失公正的和解不会持久。

在这种情况下，除其他外，委员会建议科特迪瓦政府务必将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犯罪者绳之以法。在这方面，已经启动的调查应以彻底、公正和透明的方式进行下去。

为确保其建议得到有效落实并协助科特迪瓦当局与有罪不罚现象作斗争，委员会建议人权理事会建立一个有关科特迪瓦人权状况的独立机制，并公布 2004 年由人权委员会设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人权状况。

委员会建议国际社会支持政府当局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尤其是从财政方面。最后，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尽快对在危机期间所做的工作进行评估，包括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以增强联合国预防冲突和保护平民的能力。

目录

		段次	页次
	缩略语		4
一.	导言	1-10	6
	A. 委员会的设立和法律依据	1-4	6
	B. 方法	5-8	6
	C. 法律框架	9-10	7
二.	现有部队	11-33	7
	A. 国防和安全部队	11-19	7
	B. 新生力量武装部队	20	8
	C. 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	21	9
	D. 民兵和雇佣兵	22-32	9
	E. 中立部队	33	11
三.	事实和对事实的定性	34-98	11
	A. 危机起源：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	34-38	11
	B. 对事实的描述	39-65	12
	C. 对事实的定性	66-93	16
	D. 政府对局势做出的反应	94-98	21
四.	受害者	99-107	21
	A. 儿童	101-102	22
	B. 老年人和残疾人	103	22
	C. 对妇女的强奸和性暴力	104	22
	D. 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105-106	23
	E. 人权维护者	107	23
五.	责任	108-118	23
	A. 科特迪瓦国的责任	108-114	23
	B. 非国家行为人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	115-118	24
六.	结论和建议	119-125	25

缩略语

AP-Wê	Wê 爱国者联盟
BAE	防暴大队
BASA	高射炮营
BCP	伞兵特遣大队
BCS	指挥和支助营
CECOS	安全行动指挥中心
CEMA	三军总参谋长
COJEP	非洲青年和爱国者大会
CRS	共和国治安部队
DMIR	快速干预别动队
FAFN	新生力量武装部队
FANCI	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
FDS(-CI)	国防和安全部队(科特迪瓦)
FESCI	科特迪瓦大学生和学者联合会
FLGO	大西部解放阵线
FNLTCI	全国彻底解放科特迪瓦阵线
FPI	科特迪瓦人民阵线
FRCI	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
FRGO	大西部抵抗阵线
FUMACO	海军陆战队
GPP	爱国者争取和平联盟
GR	共和国卫队
GSPR	共和国总统府卫队
JP	青年爱国者
LIMA	LIMA：解放非洲特别力量
LMP	总统多数派
MILOCI	科特迪瓦西部解放运动(西部解运)

MODEL	利比里亚民主运动
ONUCI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PDCI	科特迪瓦民主党
RDR	共和人士联盟
RHDP	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
RTI	科特迪瓦广播电视公司
UPRGO	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
UPLTCI	争取彻底解放科特迪瓦联盟

一. 导言

A. 委员会的设立和法律依据

1. 前总统巴博在 2010 年 11 月 28 日的总统选举失败后拒绝下台，科特迪瓦因此突然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其特征就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大规模发生。大量报告提到了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强奸、酷刑行为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强迫失踪、任意逮捕和拘留、袭击宗教建筑、恐吓、骚扰和勒索行为。

2. 由于科特迪瓦人权状况恶化，2010 年 12 月 23 日举行了一个人权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 S-14/1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理事会强烈谴责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希望有关方面立即结束这些违法行为。理事会还敦促所有行为人，尤其是国防和安全部队，避免一切暴力，尊重一切人权以及一切基本自由，在保护平民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

任务

3. 第十六届常会期间，理事会通过了第 16/25 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有关 2010 年 11 月 28 日总统选举之后据称在科特迪瓦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以查明此种行为的责任人并将其绳之以法，并且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汇报自己观察到的情况。”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应邀向委员会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支持。

委员会的组成

4. 2011 年 4 月 11 日，理事会主席任命了委员会的 3 名成员：泰国的 Vitit Muntarbhorn (主席)、贝宁的 Reine Alapini Gansou (委员)以及苏丹的 Suliman Baldo (委员)。

B. 方法

5. 委员会 5 月 2 日至 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磋商，主要会晤了科特迪瓦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代表、理事会主席、高级专员、各外交代表、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委员会随后于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28 日出访科特迪瓦。

6. 除了阿比让，委员会还去了国家北部、西部和南部。他们还去了利比里亚，以便更好地了解冲突的跨界问题。

7. 在实地，委员会与科特迪瓦当局，尤其是瓦塔拉总统和 Soro 总理、一些政治活动家、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尤其是联科行动，以及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交谈。在一个调查人员和一名法医的协助下，委员会听取了几百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直接证人的陈述，还记录了受害者亲属或者间接知晓某些违法行为实施情况的其他人的证词。委员会还收集了有助于查清事件经过的人权组织和其他协会的集体证词。委员会前往被认为尤其受到违法行为影响的地方，包括医院、诊所、即决处决场所、太平间，以及公墓和墓地。最后，委员会视察了一些知名人士被软禁的地方，尤其是阿比让的 Pergola 酒店和在 Korhogo 和 Odienné 的总统府别墅。

8. 委员会从各种来源收集到书面文件、照片和录像。

C. 法律框架

9. 《科特迪瓦宪法》十分重视保护人权和公众自由。《宪法》承认国家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多样性，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宪法》规定人权不可侵犯，当局有义务确保对人权的尊重、保护和促进。根据第 87 条，国际条约或协定的权威性高于法律。

10. 科特迪瓦是与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大多数国际和区域文书的缔约国，这些文书适用于在所审议的期间发生的事件。科特迪瓦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巴博总统在 2003 年以及随后瓦塔拉在 2010 年接连做出的声明中认可了该法院的权限。

二. 现有部队

A. 国防和安全部队

11. 根据《宪法》，国防和安全部队由军队最高统帅巴博总统指挥，这一直持续到 3 月 17 日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成立之日。不过，巴博先生仍然依靠国防和安全部队精英队伍的忠诚，其装备最强，人员虽然有限，但都经过精挑细选，目的是确保对其政权的保护。国防和安全部队共有 55,000 人，其首领是三军总参谋长 Philippe Mangou 将军。3 月底，Mangou 将军擅离职守，到南非大使馆避难后，Dogbo Blé 将军被任命为代理三军总参谋长。

12. 11 月 28 日以来，与事件牵连最多的国防和安全部队组成部分[1] 是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国家宪兵队、国家警察以及特种/陆军各兵种部队。

[1] 国防和安全部队其他组成部分是军事消防、海关和移民、河泊森林大队，其在 11 月 28 日之后的事件中的作用还有待澄清。

13. 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隶属于国防部，由三支军队组成：陆军、空军和海军。据委员会所知，空军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之后发生的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至于海军，事件发生时，似乎只有海军陆战队很活跃。

14. 至于由将军指挥的陆军，似乎只有特种部队介入了事件。这些特种部队包括：高射炮营；指挥和支助营；伞兵特遣大队和快速干预别动队。

15. 共和国卫队拥有特殊的地位。由大约 1,500 名军人组成的共和国卫队直属于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作战层。这支由三个驻扎在阿比让的步兵团组成的精英部队由 Dogbo Blé 将军指挥。Dogbo Blé 将军 4 月 15 日遭到逮捕后被关押在 Korhogo。

16. 国家宪兵队也隶属于国防部，有 12,000 人左右。国家宪兵队由宪兵队最高指挥官 Edouard Tiapé Kassaraté 将军指挥。

17. 国家警察隶属于内政部。国家警察由国家警察总局局长 M'Bia Brédou 领导。危机期间看到的许多哗变行为正是发生在警察内部。

18. 特种/陆军各兵种部队很多。共和国总统府卫队负责近距离保护总统。共和国总统府卫队由 Nathanaël Ahouman Brouha 少校指挥，2011 年 5 月 4 日移师阿比让期间他在 Grand Lahou 遇害。共和国总统府卫队传统上由一名军队或宪兵队的指挥官领导，直属于总统府。

19. 安全行动指挥中心[2] 由宪兵大队的 Georges Guiai Bi Poin 将军领导，他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离职。其行动负责人是警察分局局长 Joachim Robe Gogo, 此人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被捕并遭到军事检察官起诉。

B. 新生力量武装部队

20. 新生力量武装部队是科特迪瓦新生力量的军队，其秘书长是现任总理及国防部长 Guillaume Soro。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的组织机构仿照国家军队，参谋长是 Soumaïla Bakayoko 将军。其总部设在 Bouaké，控制着 10 个区，这些区由行使军事和行政权力的区指挥负责。[3]

[2] 由 5 个中队组成：安全行动指挥中心一负责由指挥官 Louis Kougougnon 领导的 Yopougon 区域，使用第 11 至 19 号车，安全行动指挥中心二负责由指挥官 Obenié Ouattara 领导的 Abobo 区域，使用第 21 至 26 号车，安全行动指挥中心三负责 Adjamé/Plateau/Attécoubé 区域，使用第 31 至 36 号车，安全行动指挥中心四负责 Cocody 区域，使用第 41 至 49 号车，安全行动指挥中心五负责由中尉 Rodrigue Lobognon Zagba 领导的 Koumassi 区域，使用第 51 至 59 号车。

[3] 指挥官 Morou Ouattara“Atchengué”，Bouna 1 区，指挥官 Hervé Touré“Vetcho”，Katiola 2 区，指挥官 Ousmane Chérif“Guépard 爸爸”，Bouaké 3 区，指挥官 Zoumana Ouattara“Zoua 上尉”，Mankono 4 区，指挥官 Koné Zacharia“Djacki”，Séguéla 5 区，指挥官 Losseni Fofana“Loss”，Man 6 区，“Dramane Touba”，Touba 7 区，指挥官 Ousmane Coulibaly“本拉登”，Odienné 8，指挥官 Gaoussou Koné“Dja Gao”，Boundiali 9 区，指挥官 Kouakou Martin Fofié，Korhogo 10 区。

C. 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

21. 通过 2011 年 3 月 17 日第 2011-002 号命令，瓦塔拉总统将国防和安全部队与新生力量武装部队合并，创建了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这支新武装由国防部长 Guillaume Soro 领导。自创建之日起，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就在夺取由巴博先生亲随控制的城市中取代了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一个由 Bakayoko 将军指挥的战术参谋部管辖着从那时起分为四个区的国家领土，这四个区由区指挥官指挥。[4]

D. 民兵和雇佣兵

22. 民兵是为了在军事上支持一个武装集团，不管是巴博先生的阵营还是瓦塔拉先生的阵营，而被招募和武装的属于科特迪瓦国民的平民战士。

忠实于巴博阵营的民兵

23. 一般说来，民兵的性质和作用与青年爱国者组织或与之有着内在联系的“爱国者网络”有关。

24. 青年爱国者首先是巴博先生 2000 年掌权后一直使用的一个政治团体。青年爱国者组织源于各社会阶层，由几个政治化的联合会和协会组成，例如科特迪瓦大学生和学者联合会、Agora 议会、非洲青年和爱国者大会、爱国妇女组织、争取彻底解放科特迪瓦联盟。除了这些政治团体，还有在各个时期活跃程度不同的准军事性质的民兵，在危机期间，民兵的作用对巴博先生来说是决定性的。

25. 以青年部部长 Charles Blé Goudé 先生以及非洲青年和爱国者大会为一方，以 Eugene Djué 和争取彻底解放科特迪瓦联盟为另一方，形成了两个大的集团，Eugene Djué 和争取彻底解放科特迪瓦联盟常常被认为是最为极端的团体。青年爱国者组织在政治上支持前总统，是其宣传工具，必要时也是其武装帮手。据从可靠来源得到的信息，巴博总统的特别顾问 Kadet Bertin 以及阿比让港口的总经理 Marcel Gossio 参与了资助和武装民兵。

26. 在阿比让，选举后危机中最活跃的民兵是科特迪瓦大学生和学者联合会的武装分子和属于争取彻底解放科特迪瓦全国阵线的民兵。

27. 西部亲巴博的民兵是：

- 大西部解放阵线：有大约 7,000 人，由首领和作战负责人 Denis Glofiéi Maho 领导，他指挥着西部所有民兵。这是 Blé Goudé 先生的一名亲随，在危机之初曾被发现与几个人一起出现在阿比让的 Yopougon 区。

[4] 西北地区由 Gueu 将军指挥(他也是国防部副参谋长和军事顾问)，东北地区由 Bakayoko 将军指挥，阿比让东区由 Ouattara 上校指挥，阿比让西区 Soumahoro 上校指挥(他也是总参谋部作战负责人)；四个地区又被划分为 10 个战术部队，对应于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以前的 10 个区。

- 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有大约 500 名成员，由首领和作战负责人 Gabriel Banao 领导，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在与委员会的一次谈话中，Banao 先生承认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在民族冲突期间为控制 Duékoué 拥有 200 名 guéré 族战斗人员。另外，委员会查阅了一些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夺取该城时查获的文件，其中一封给巴博先生的信上有日期和 Banao 先生的签名，在信中，Banao 先生请求得到医疗支助。在与委员会的谈话中，Banao 先生确认，自 2003 年起，巴博先生一直向大西部解放阵线首领 Maho 将军提供金钱，资助大西部的其他民族民兵。
- Wê 爱国者联盟：创建于 2003 年，有不到一千人，其中近一半是利比里亚人。其由 Julien Mompeho“Colombo”领导，活跃在 Duékoué、Bangolo、Guiglo、Bloléquin 和 Toulepleu。
- 科特迪瓦西部解放运动(西部解运)由 Pasteur Gammi 领导。

28. 西部所有民兵组织(Wê 爱国者联盟、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西部解运、大西部解放阵线)都附属于由 Denis Maho Glofiéi“将军”领导的大西部抵抗阵线 。某些民兵组织与利比里亚民兵组织有关联。

忠实于瓦塔拉阵营的民兵

29. 传统上是猎人的 Dozos 人是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的同情者。他们被怀疑沿西北边境贩运武器并在 Bangolo、Duékoué 和 Kouibly 地区搞武装袭击；他们还被指认为 3 月 28 和 29 日在 Duékoué 发生的屠杀事件的主犯，不过，某些人的死亡是亲巴博的雇佣兵所为。

30. 战斗结束后，“隐形行动队”有大约 5,000 名成员。它的地盘和行动区域位于阿比让 PK-18 街区，尤其是街区学校，那里是训练民兵的地方。被称为“IB”的 Ibrahim Coulibaly 是它的正式指挥官，该指挥官在 4 月 27 日因为拒绝让手下人解除武装而与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发生冲突时被杀。

雇佣兵

31. 发现的雇佣兵基本上都在亲巴博的阵营，但在亲瓦塔拉的阵营里也有一些雇佣兵。冲突期间介入科特迪瓦的雇佣兵有大约 4,500 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西部，因为从地理上说，这里靠近利比里亚，雇佣兵就是从利比里亚招募的，招募的依据常常是民族，在边境的两边居住着同一民族。参与冲突的人主要来自以下团体：利比里亚民主运动、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解放非洲特别力量。解放非洲组织有大约 2,000 人，主要在 Bloléquin 活动，由 Marc Gnatoa 指挥官领导，该指挥官在 2011 年 5 月 6 日被杀。

32. 在利比里亚，委员会主要会见了一个叫做 Bob Marley 的雇佣兵首领和他的副官 Prince Baroley。他们在 Guiglo 地区与支持巴博先生的部队并肩作战，是 Bloléquin 省一次导致大约 50 人丧生的袭击的始作俑者。

E. 中立部队

33.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28 号决议设立的一个维持和平行动。自 2004 年 4 月 4 日部署以来，有大约 10,000 人的联科行动的任务是监督 2003 年和 2005 年停火和和平协议的落实，帮助科特迪瓦当局实施协议所规定的各种措施。法国独角兽部队参加了联科行动，有 1,650 人。独角兽行动作为第 3 级快速反应部队进行干预。它只能在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和联科行动的部队之后介入。

三. 事实和对事实的定性

A. 危机起源：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34. 1993 年乌弗埃—博瓦尼总统去世后，科特迪瓦各政治活动家为争夺总统的位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紧张局面推动了“科特迪瓦化”概念的形成，“科特迪瓦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手段，发明人是 Henri Konan Bédié 先生，他实现“科特迪瓦化”的方式是制定关于农村土地的立法，这就使得一部分科特迪瓦人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5] 仇外演说甚嚣尘上，尤其针对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加纳、多哥、贝宁的科特迪瓦农业工人或者数十年来常常在科特迪瓦定居的这些邻国的移民。

35. 科特迪瓦居民分为本地人、非本地人和异族，这种分类在政治和媒体演说中变得司空见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深入民众的内心。自那时起，政治事件和仇外迹象越来越多，直至罗伯特·盖伊总统掌权，随后，巴博先生于 2000 年上台，在 2010 年总统选举前他一直是总统。

直接原因：2010 年选举

36. 选举活动和第一轮总统选举在和平和自由的气氛中进行，尽管可以看到在科特迪瓦人民阵线的支持者与共和人士联盟的支持者之间有一些事情发生。[6] 在两轮投票之间，聚集了反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和前巴博总统的总统多数派的几个政

[5] 根据关于农村土地的 1998 年法律，只允许国家、公共单位和科特迪瓦人拥有农村土地。由于有时世世代代一直耕耘土地的为数众多的非科特迪瓦业主表示的担心，尤其是对其非科特迪瓦继承人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表示的担心，2004 年 8 月 14 日的一项法律按照《利纳－马库锡协定》对 1998 年的法律进行了修订，2004 年的法律明确规定 2004 年以前获得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可传给继承人。这一例外规定所涉及的业主应列入由部长会议拟定的一份名单中。

[6] 在 Bouaflé、Daloa、Guiglo、Katiola 和 Niablé 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小冲突，某些地区的一些选举招贴画遭到毁坏。

党的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通过 Bédié 之口号召其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票中投票给瓦塔拉先生。11 月 10 日，瓦塔拉公开承诺如果他获胜的话将与 Bédié 先生的科特迪瓦民主党分享权力。

37. 11 月 27 日，投票前夕，巴博总统下令实行宵禁。反对党一致揭露了该措施。新生力量宣布不愿意在该国北部执行该措施。尽管科特迪瓦和平进程调解人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进行了干预，该措施还是得以维持。自那以后，巴博阵营总是称瓦塔拉先生为“叛乱之父”，煽动其支持者对瓦塔拉所属的 dioula 族采取暴力行动。巴博总统的口号“除了赢还是赢”或者“我 100%投票给原来的总统”只会让紧张局势更加紧张。

38. 11 月 28 日，第二轮投票时，旨在阻止 dioula 族群和 baoulé 族群的成员投票(尤其是在 Lakota、Issia 和 San Pedro)的企图导致巴博先生的支持者与瓦塔拉先生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两个阵营都清除并谴责了对方在自己管辖的领土上设置的障碍。

B. 对事实的描述

39. 通过对事件的考查可以大致了解危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40. 第一个阶段是 2010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中旬，特点是第二轮选举前夕宣布宵禁之后以及后来公布选举结果后在阿比让和其他城市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

41. 第二个阶段始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游行遭到镇压，一直持续到 2011 年 1 月底。在这一行动中，治安部队(警察和宪兵队)求助于军队(海军陆战队、高射炮营、指挥和支助营、伞兵特遣大队、快速干预别动队、安全行动指挥中心、共和国卫队)，并且从那以后只根据军队总参谋部的要求并在其指挥下采取干预行动。12 月 16 日的对抗是一次激烈的冲突，不仅是因为紧张局势明显加剧，而且还因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从安全部队的成建制装备和维持秩序装备转向了战争装备。[7] 从那以后，街区里的年轻人为了保护民众创建了自卫队，其首领是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们。他们拿起国防和安全部队丢弃的武器，武装自己，正如在 San Pedro 的情况一样。

[7] 例如使用了下述武器：RPG-7 火箭筒，重型武器：82 臼炮(迫击炮)、120mm 臼炮、带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卡车 BM-21 (即喀秋莎火箭炮，其中一门是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在 Toulepleu 获取的)、T55 坦克、AML-90 (轻型自动机枪)、BTR-80 (运送部队的装甲车，尤其是在 2010 年 12 月 16 日举行示威活动时可以看到)、BMP-2 (运送部队的装甲车)、12.7 机关枪、VLRA 20 大炮(用于侦察和提供支持的轻型车辆)、ZSU 23mm/4 (防空武器系统)、ZSU 23mm/2、ERC-90 Sagaie (带 90mm 大炮的侦察用轻型装甲车)、mamba 车(带中程地对空系统的车辆)。

42. 第三个阶段从 2 月 23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进攻新生力量武装部队 Bounta (西部地区)的阵地开始，一直持续到 2011 年 4 月 11 日巴博先生被捕。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以及从 3 月 17 日开始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开始攻城略地，直至夺取阿比让。仍然忠实于巴博先生的部队利用民兵(阿比让的科特迪瓦大学生和学者联合会和爱国者争取和平联盟，科特迪瓦西部的 Wê 爱国者联盟、大西部解放阵线和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和雇佣兵来暂时应付国防和安全部队某些成员变节的问题，以抵抗新生力量武装部队控制区指挥官们的队伍，而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也用自己的民兵(阿比让的隐形行动队、科特迪瓦西部的 Dozos 猎人)以及国防和安全部队的逃兵来壮大自己队伍。仍忠实于巴博先生的国防和安全部队似乎从那时起在行动中打破了其惯常的合乎规定的指挥链条。在阿比让 Yopougon 镇，两方阵营的部队在武装斗争中对抗，而在 Abobo 镇和科特迪瓦西部，两个阵营根据推测的政治归属有针对性地经常对平民实施敲诈勒索。

43. 第四个阶段从 2011 年 4 月 11 日一直到 5 月 28 日，其特点是首都以及随后科特迪瓦其他地方逐渐恢复平静和安全，只有一些零星的战斗，这一期间，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追捕残余的民兵和雇佣兵，在某些地方也对平民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抢掠、勒索、暴力伤人、任意逮捕和拘留)。4 月 27 日，外号“IB”的隐形行动队首领 Ibrahim Coulibaly 在阿比让北部被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击毙。

对发生在阿比让的引人注目的事件的描述

44. 在选举前的一段时期，某些运动负责人或被看作是亲候选人瓦塔拉的人遭到了恐吓和暴力侵害。一些受害者和证人声称，在阿比让的一些街区，一些北部居民和 baoulé 族成员拥有的房屋被打上了“X”或“B”的标记，目的是方便确认屋主的身份。

45.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在 Abobo, 为抗议前总统巴博宣布宵禁而举行示威活动的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年轻人遭到了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严厉镇压，12 人因此丧失。自第二轮选举结束起，一些证人还指出了有一张列有要清除的人的名字的黑名单存在，主要就是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在选举办公室的代表。

46. 12 月 16 日，在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举行游行时，至少有 18 人在 Abobo PK-18 街区遭到杀害，国防和安全部队方面也有 14 人死亡。

47. 1 月 4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进攻科特迪瓦民主党在 Cocody 的本部。一百三十六(136)名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支持者遭到逮捕，其中包括 19 名妇女和一些儿童。在该事件中，有 1 人遇害，4 人重伤。

48. 1 月 11 和 12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乘坐防爆大队和安全行动指挥中心的车辆袭击 Abobo 的 PK-18 街区，至少杀死了 9 人。

49. 1 月 18 至 20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尤其是安全行动指挥中心、共和国治安部队的成员、防暴大队的人员和海军士兵)镇压一切支持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 1 月 18 日发起的“国家死亡”行动的示威活动，通过该行动，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呼吁全国民众不要做顺民。

50. 2 月 7 日和 8 日，至少 10 人遭到国防和安全部队 — CI 杀害。面对这些暴力行为，一个后来被称为隐形行动队的自卫团体在 Abobo 的 PK-18 街区组建了起来。这是“阿比让战斗”的开始，因为自选举以来，首次有一个武装团体在首都与国防和安全部队进行军事对抗。2 月 22 日，在包括安全行动指挥中心在内的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与隐形行动队成员的激战中，有数人在 Abobo 被打死。

51. 3 月 3 日，在镇压“妇女游行”时，国防和安全部队枪杀了 7 名妇女和一个年轻男子，参加“妇女游行”的大约 3,000 名妇女聚集在 Carrefour Anador (Abobo)，要求巴博先生下台，抗议在她们的街区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

52. 3 月 6 日和 7 日，隐形行动队对 Abobo 的 Anonkoua-Kouté 村中被认为是支持巴博先生的 Ébrié 人采取了报复行动，造成 15 人死亡，村子里的 Ébrié 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53. 3 月 13 日至 22 日，包括防暴大队、安全行动指挥中心、宪兵队和共和国卫队在内的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成员使用重型武器对被告发支持候选人瓦塔拉的街区和人员进行镇压，尤其是在 Yopougon、Williamsville、Attécoubé、Adjamé 和 Abobo, 造成至少 40 人死亡，包括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数百人受伤，整个街区的居民四散而逃，躲避接下来发生的暴力事件。

54. 从 4 月开始，尤其是自巴博先生被捕以来，Yopougon 街区成为了两个阵营斗争的象征。事实上，自 4 月 11 日起，民兵和雇佣兵大都撤到了这最后一个有亲巴博倾向的据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量雇佣兵卷入了对民众的袭击。例如，2011 年 4 月 8 日，村民多为 dioula 族的 Locodjro 村遭到了几小撮民兵和雇佣兵的袭击，造成 7 人死亡，他们是被子弹打死的或被火烧死的。4 月 11 至 22 日，至少有 24 人在 Yopougon 街区被杀死。

55. 4 月 26 日，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以暴力的方式闯入 Abobo、PK-18 和 Anyama 的村庄，目的是终结 Ibrahim Coulibaly 的反抗，Ibrahim Coulibaly 自命为无影行动队的首领，被看作是对新政权的威胁。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携带中型武器闯入这些村庄，造成了一些人死亡，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和老人。

56. 5 月 6 日，指挥官 Cherif Ousmane 宣布该城市已获得解放，战斗结束了。

57. 自 4 月 11 日起，阿比让市成为了搜查雇佣兵的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成员进行暴力镇压的舞台，这一点自 5 月初以来更为明显。搜查导致对 ébrié 族和 guéré 族的人滥用权力。委员会得以询问证人，发现几乎每天都会有被怀疑为雇佣兵或探子的人遭到任意拘留以及酷刑和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对发生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事实的描述

58. 根据从各种来源收集到的相互一致的信息，[8] 该地区的对抗开始于 2 月 23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违反停火协议，袭击新生力量武装部队在 Bounta 的一个阵地。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于是开始反攻，攻打并攻占了一个个西部城市。

59. 战斗发生前，该地区的人权状况的特点是与土地冲突有关的再三发生的族群间的暴力事件。根据报告，对外来人口的攻击经常发生，尤其是在经常得到国防和安全部队支持的青年民兵竖起路障后。这些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侵犯生命权、人身安全权和流动自由权。例如，在 San Pedro, 联合国部队的军人向委员会解释说，该城市被青年爱国者控制了几个星期，每次出行都要与他们协商，甚至为了补给也是如此。

60. 11 月 28 日之后，整个地区的局势明显恶化，被认为是支持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人与来自北部的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明显升级。此外，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例如，在 Duékoué，11 月 28 日，曾监督 Carrefour 街区选举过程的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代表遭到了该街区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和 Wê 爱国者联盟民兵的非法监禁和暴力侵害。同一时期，有 3 个人死在了一处路障，导致 guéré 族群和 malinké 族群之间的对抗。Guéré 人被指控武装袭击和杀害了这些人。Malinké 族的一些人袭击了 guéré 人的街区，在 malinké 街区，一些 Guéré 人遭到虐待并被赶出了他们的房屋。作为报复，Guéré 人随后驱逐了居住在传统上属于 guéré 人的街区的 Malinké 人，放火焚烧了 Malinké 人和其他北方民族居住或拥有的房屋。这些对抗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人，一百多人受伤，至少大约 450 所房屋被摧毁。

61. 在 Divo, 2010 年 12 月 16 日组织的 Divo 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示威活动遭到了共和国治安部队的镇压，共和国治安部队是几个月前在该市建立起来的，由 Seka Yapo 先生指挥，他使用了催泪瓦斯手榴弹，用战争武器向示威者射击。至少 4 人死亡，27 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个 8 岁的女童。

62. 在 San Pedro, 第二轮选举后的几个星期里，青年爱国者组织和 Blé Sépé 先生和 Sylla Youssouf 先生领导(有时受到质疑)下的爱国者网络的其他组织，如“génération Blé Goudé”和讨论会“La Sorbonne”，在该市开展行动，他们对治安部队了如指掌，公开煽动对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动、公开进行市政府所不允许的示威活动、设置路障和搜查车辆和平民。

63. 自 2 月 23 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起，新生力量武装部队开始反攻，攻打并夺取了一个个西部城市，尤其是 Zouan Hounien、Toulepleu、Doké、Bloléquin、Duékoué 和 Guiglo。有时，驻扎在这些城市的国防和安全部队在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以及随后的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到来之前就逃跑了。不过，在国防和安全部队

[8] 委员会尤其了解到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关于科特迪瓦西部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报告，该报告通过查证在实地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详细分析了该地区发生的事件。

离开之后，新生力量武装部队或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接管城市之前，青年爱国者团体和有时得到雇佣兵支持的民兵对平民大肆进行敲诈勒索，Guiglo 和 Divo 的情况尤为突出。在 Duékoué，3 月 28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抵抗 24 个小时后，得到了来自 Guiglo 的增援。

64. 根据某些证词，国防和安全部队得到了来自利比里亚的讲英语的雇佣兵的支援以及地方武装民兵的支持。这一天，民兵和雇佣兵袭击平民，造成了人员伤亡。例如，9 时许，Wê 爱国者联盟的民兵和利比里亚雇佣兵杀害了伊玛目和他 72 岁的保护人。随着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夺取城市，这些袭击事件在午后结束了。在撤退中，民兵洗劫和焚烧了大量房屋。3 月 29 日，包括爱国者联盟和大西部爱国抵抗者联盟在内的几个民兵组织的所在地 Carrefour 街区成了在 Dozos 人支持下的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与民兵战斗的舞台。根据受害者亲属的一致证词，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一占领该街区就下令妇女和儿童前往天主教会，要他们说出“战士”这个词。战斗结束后，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在 Dozos 人和属于 malinké 民兵组织的武装分子的协助下进行了搜查，逮捕了被认为属于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人。一些人在野外遭到处决。

65. 委员会得知，进城后，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及其盟友还对被认为亲前总统巴博的人大肆进行敲诈勒索，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C. 对事实的定性

1. 侵犯人权

66. 依据科特迪瓦人为法以及科特迪瓦作为缔约国的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上述事件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委员会注意到，直至其结束对科特迪瓦的访问之时，严重的违法行为仍然每天都在发生。

67. 委员会收集到的信息表明，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阿比让和西部，尤其是 Duékoué 与 Toulepleu、San Pedro 之间的道路沿线，以及 Divo-Lakota-Gagnoa 三角地带。各方都对这些行为负有责任。委员会还注意到，在这些地区，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和施害者会随时间而变化。

68. 例如，在阿比让，简单说来，可以看到，总统选举结束后不久，主要由于其民族、政治归属或宗教而被认为亲瓦塔拉的人受到了国防和安全部队或者民兵的镇压，或者觉得呆在家里不够安全。后来，从 3 月起，传统上被认为亲巴博的人遭到了报复，尤其是随着在阿比让的隐形行动队和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夺取各个城市。

生命权

69. 委员会认为，每个遭到杀害的人都是受害者，都令人痛惜，委员会不想为有关受害者人数的辩论提供资料。由于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委员会无法对危机期间的死亡人数做出估计。委员会没有办法从公墓中挖出尸体，重新拼接尸骨或者

分析在被烧毁的房屋里发现的骨灰。不过，根据委员会在实地访问期间收集的情报以及进行的核实，合理的估计是至少有 3,000 人可能遭到了杀害。许多人是被人用野蛮的方式杀害的，尤其是通常被称为“第 125 条”的酷刑，该条款描述了烧死一个人所需的汽油的价格(100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和火柴(25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有时，他们被关进集中箱里憋死。

70. 例如，在 Duékoué，委员会进入了一个挖出 197 具尸体的公墓。在阿比让的 IVOSEP 太平间里共有 1,300 具尸体。大量坟墓和骸骨被发现，几乎遍布各地，有一些尸体经过焚烧，周围有大量骨灰。

71. 委员会看到的或照片上显示的或所视察的卫生单位记录的大部分尸体上都有火器造成的伤口，包括战争武器，比如重武器和手榴弹。尸体上可以看到枪伤、爆炸伤和烧伤。

72. 例如，在 Péhé 可以看到在一具尸体的上肢残骨周围有一根蓝色的绳子。在 Duékoué 的 Carrefour 街区找到了有同样特征的绳子。在阿比让也有证人对我们说起用汽油和轮胎将人活活烧死的情况。在西部，一些证词指出有许多人遭到了割喉。

身体健全权

73. 有大量伤者的事实证明了侵犯身体健全权的情况。例如，在暴力驱散非暴力的民众示威时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阿比让，以及 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 Divo, 2011 年 1 月 3 日在 Duékoué，在这些地方，盲目使用了战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在 Bloléquin、Doké、Guiglo、Péhé、San Pedro 和 Toulepleu 的情况也一样。

74. 委员会在所调查的城市和乡村可以看到其他侵犯身体健全权的情况，包括殴打被逮捕或拘留的人。根据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的信息，委员会还确认至少有 1,740 名伤员被收治，其中大部分受的是枪伤或刀伤。

侵犯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75. 国防和安全部队和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任意进行逮捕和拘留，并且没有诉诸法院或任何其他主管司法当局的实际可能性，这些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例如，在 Doké，X 先生和 Z 先生被国防和安全部队逮捕。他们遭到捆绑后被带走，借口是他们是乌弗埃提斯特争取民主与和平联盟的活动分子。村长解释说 Z 先生事实上是总统多数派，Z 先生这才被释放。X 先生一直下落不明。委员会还亲眼看到，在阿比让，在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成员指挥下的许多警察分局里，一些拘留案件超出了法定期限。事实上，在所审议期间，在委员会视察的地方，司法行政千疮百孔。

流动自由

76. “爱国者网络”各组织在 11 月 28 日以前设置的并且为治安部队所容忍的各种路障以及后来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设置的路障是对流动自由的侵犯。在这些路障所在的地方实施了其他违法行为，主要是强奸和敲诈勒索。青年爱国者和民兵团体设置的路障被用作检查站，搜查被认为是亲瓦塔拉的人，并且限制这些人的流动，毫无理由地把他们限制在某些街区。他们还限制联合国文职人员和居住在科特迪瓦的外国人的流动。

表达和信息自由及煽动仇恨

77. 在选举背景下，大部分观察员注意到了科特迪瓦媒体在报道首轮总统选举中表现出的职业精神和公民责任感。然而，在第二轮选举活动的报道中，媒体显得很消极，站在了党派的立场上，传播煽动性言论。国家媒体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幌子，逐渐掀起一场运动，通过有仇外意味的充满敌意的文章和报道，号召爱国者起来抵抗。科特迪瓦广播电视公司在这一背景下尤其名噪一时，变成了一部“服务于总统多数派的真正的战争和宣传机器”，它垄断媒体，散布挑衅言论。例如，2011 年 2 月 25 日，它转播了 Charles Blé Goudé 向青年爱国者发出的呼吁：“检查你们街区的人员进出。并且告发来到你们街区的所有陌生人”。

78. 委员会看到，危机期间，尊重表达、言论和信息自由的情况大大恶化。某些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在行使这些自由方面经常遇到困难。

79. 委员会注意到报刊和媒体分为支持瓦塔拉阵营的绿报和支持巴博阵营的蓝报，绿报在巴博先生执政期间遭到了严厉镇压。在夺取阿比让城期间，蓝报的报社遭到了洗劫。在委员会对科特迪瓦的访问结束时，这些报纸中的一些才刚刚开始恢复。

示威和公开的和平集会权

80. 在宣布宵禁的背景下普遍禁止示威活动以及 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阿比让和 Divo, 2011 年 1 月 3 日在 Duékoué 驱散示威者，这些都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委员会注意到，在这一背景下反对派成员组织示威活动的任何企图都遭到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严厉镇压，有时是使用重型武器和战争武器进行镇压。

宗教自由和亵渎宗教场所

81. 在调查和谈话中，委员会注意到教堂和清真寺成为了袭击和非法搜查的对象。例如，在 Duékoué 的 Carrefour 街区，一座天主教堂遭到亲巴博的 guéré 民兵的破坏，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对教堂进行了亵渎。

82. 在 Bloléquin, 清真寺遭到 guéré 民兵和利比里亚雇佣兵的亵渎。在阿比让，一座五旬节派的教堂遭到搜查武器的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成员的攻击。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83. 科特迪瓦国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和确保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有。随着 2010 年 11 月 28 日选举后危机的出现，一直到夺取阿比让，侵犯这些权利的情况尤为严重，尤其是在教育、卫生和获取饮用水、充足营养和适足住房等领域。

受教育权

84. 委员会看到选举后危机几乎令该国教育系统瘫痪，使得数十万儿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法享有受教育权。

健康权

85. 在很多情况下，卫生设施遭到抢掠，比如 Anonkoua-Kouté 的诊所，或者由于各种主要与不安全有关的原因不得不关闭。此外，药房和其他卫生站遇到了严重的供应困难，对这些地区以及情况类似甚至更糟的西部地区居民的生命和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食物、水和住房权

86. 人权危机伴随着人道主义危机，有数十万流离失所者生活在极端条件下。其中一些人仍然在丛林中避难。危机期间，营养不良率上升了，尤其是在西部，特别是流离失所者收容中心里。许多耕种者的种子与他们的住处一起被烧毁了，尤其是在西部，这让人对未来几个月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很是担心。战斗人员把一些尸体扔入了井中，尤其是在西部，这导致居民用水受到污染。还有，一些公墓靠近河流，存在污染土壤的潜在风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至于住房权，委员会视察了数以百计被烧毁的房屋的废墟，由于房屋被毁，整个社群被迫背井离乡。

儿童不被武装团体招募的权利

87. 根据得到的报告和实地观察，委员会注意到在整个冲突期间儿童都卷入了武装团体。由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前青年部长 Blé Goudé 先生发出的呼吁，几千名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包括未成年人，加入了民兵队伍。在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设置的障碍物那里也能看到儿童的身影，尤其是在 Guiglo、Toulepleu 和 Bloléquin。

2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88. 2 月 23 日，国防和安全部队在 Bounta 攻打新生力量武装部队的阵地，这标志着科特迪瓦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开始。新生力量武装部队与国防和安全部队以及支持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各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符合《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共同的第 3 条的适用条件，科特迪瓦是这两项文书的缔约国。

89. 在委员会看来，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随后与忠实于前总统巴博的国防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不是一个独立的冲突，而是应作为已经发生的冲突的延续来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冲突没有扩大到科特迪瓦全境，因此，国际人道主义法只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实际发生的地域。

90. 冲突各方及其附属武装部队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不管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尤其是侵犯受保护者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全权；有时，受保护者遭到强奸，其财产被抢掠。委员会还看到在阿比让和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其他城市有对平民或非战斗人员进行即决处决的情况。另外，比如在 Duékoué 的 Carrefour 街区或者在用重型武器进攻 Yopougon 或 Abobo 的街区中，武装部队盲目地使用武力。

3. 违反国际刑法

反人类罪

91. 得到的信息、听到的证词和实地观察反映出在所审议期间各方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严重的犯罪行为，例如在以推断的政治好感或民族归属为依据对某个民族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全面攻击时发生的谋杀和强奸行为，可构成反人类罪。在这方面，委员会特别提到了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与支持其的民兵和雇佣兵一起对阿比让 Abobo 和 Yopougon 街区，尤其是阿比让 PK-18 街区和 Sikasso 村的居民的攻击；隐形行动队成员对 ébrié 族人居住的 Anonkoua-Kouté 村的抢掠和屠杀；在 Duékoué-Toulepleu 一线：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及其盟友对 guéré 族人的攻击和敲诈勒索以及对其财产的破坏。这些事件中的一些可构成反人类罪。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委员会无法足够深入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对具体事件做最终的定性。

战争罪

92. 从《罗马规约》第 8 条的意义上讲，上述某些行为严重违反了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 3 条。2011 年 3 月底以来在阿比让和其他城市的战斗中实施的这些行为构成对生命和身体健全的侵害、残忍待遇和酷刑以及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损害了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的人格尊严。

93. 这些行为还可被定性为严重违反适用于不具有国际性质的武装冲突的法律和惯例的行为。主要涉及有意攻击平民或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文职人员，有意攻击卫生部门的房舍、物质、单位和运输手段，有意攻击维持和平任务框架内联科行动的工作人员、设施、物质、单位或使用的车辆，有意攻击用于宗教、教学的房屋以及医院，洗劫城市和乡村，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委员会无法证实冲突各方征募或招收 15 岁以下儿童的情况，但对国防和安全部队和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下属单位中存在未成年人的情况深表焦虑。

D. 政府对局势做出的反应

94. 委员会注意到现任合法政府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了某些行动。事实上，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某些嫌疑人进行了司法和军事上的追究。它设立了一个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并决定诉诸国际刑事法院。

1. 军事程序

95. 2011 年 5 月 12 日，军事检察官接受了一项请求，以调查国防和安全部队的 52 名军人，主要是混合干预部队，例如共和国卫队、安全行动指挥中心、防暴大队和宪兵队特别单位，据军事检察官称，它们接受共和国卫队负责人和安全行动指挥中心负责人的双重指挥。根据结果，将对被怀疑有犯罪行为的每个人进行调查，包括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

2. 司法程序

96. 政府决定在全国启动司法程序，根据科特迪瓦法律诉究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罪犯。2011 年 5 月 13 日开始对巴博先生及其亲随的腐败、制造混乱、在选举结果出来后把持权力以及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共和国检察官在 5 月 6 日听取了巴博先生的辩词，5 月 8 日听取了其配偶 Simone Gbagbo 的辩词。在西部，委员会会见了 Daloa 检察官，从他那里得知已经启动对该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初步调查。

3. 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

97. 瓦塔拉总统在 5 月初任命前总理 Charles Konan Banny 先生为“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在十余年的政治和军队危机导致全国的社会融合严重受损之后，恢复社会和平及科特迪瓦人之间的和解。Banny 先生向科特迪瓦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解释说，他已经开始与各社会和政治团体协商，征询它们对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任务及组成的意见。他还指出，委员会的基本文本正在草拟中。在他看来，该委员会将不具有“司法”性质，这些问题应在科特迪瓦司法程序的框架内解决。

4. 求助于国际刑事法院

98. 瓦塔拉总统告知委员会他已将科特迪瓦的状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议。

四. 受害者

99. 尽管暴力是近年来科特迪瓦政治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大多数与委员会交谈的人还是指出了在选举危机中实施的违法行为的史无前例性。

100. 委员会注意到，从地区和犯罪者来看，罪犯多少强调了所针对的人的民族、政治或宗教特征。不过，委员会注意到有一种普遍看法是民族和政治归属紧密相连。例如，来自邻国的人、malinké、dioula 和 sénoufo 族科特迪瓦人被认为是支持阿拉萨内·瓦塔拉的共和人士联盟的；guéré 族和 bété 族被认为是支持前总统巴博的总统多数派的。

A. 儿童

101. 自选举后危机爆发起，儿童的各项权利就遭到了冲突各方的侵犯。某些违法行为涉及全体平民(有针对性或没有针对性的谋杀、伤害、残害、绑架、性暴力等)，另一些违法行为特别侵犯到儿童的权利(招募/使用武力或“志愿者”，袭击学校和医院)。

102. 冲突各方招募和利用儿童一事在西部和阿比让有记录可查。一些儿童，有时是年纪很小的儿童，经过短暂培训和武装后被用于看守路障、监视街区以及/或战斗中。另外，一些儿童被用做厨师或者为武装团体提供其他形势的帮助。例如，一个逃到利比里亚的科特迪瓦年轻人向委员会讲述了在 Doke 他是如何被一个名叫 Tape 的人指挥下的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成员抓到的。这些人得到了利比里亚人的支持。由于他拒绝使用武器，他们强迫他为他们做饭。他们告诉他说他们不会放他走的，因为他们担心他会向国防和安全部队告发他们的位置。最后他终于逃跑了，逃往 Guiglo。

B. 老年人和残疾人

103. 委员会收集到了很多关于冲突时老年人或残疾人死伤的证词。由于行动能力有限，这些人常常没有办法逃走，成为了冲突时流弹的受害者，有时他们也是即决处决和暴力的受害者。有些情况下，老年人作为志愿者试图对武装分子做调停工作，尤其是在 Péhé。最后，一些老年人和/或病人还死于无人照料和没有食物，因为他们的亲属不得不逃跑了。

C. 对妇女的强奸和性暴力

104. 委员会收集到一些性暴力受害妇女和年轻女子的证词，施暴者有些是西部地区的武装民兵、军人和穿 Dozo 传统服装的人，有些是在阿比让得到民兵帮助的武装人员。尽管由于传统和羞耻心，许多妇女不愿意讲述所遭受的性暴力给她们带来的痛苦，但委员会还是有机会与几位勇敢的受害者交谈，她们讲述了所遭受的野蛮强奸。例如，委员会与在 Duékoué、San Pedro 和阿比让以及难民营里遭到强奸的小女孩和妇女进行了交谈。

D. 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105. 民众被迫流离失所是冲突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很难估计其人数，但人道主义组织估计有超过 700,000 人不得不因为冲突、普遍的暴力氛围或者所遭受的迫害而逃离自己的家园。委员会遇到了很多流离失所者，尤其是在阿比让和 Duékoué，但还了解到不知道有多少人仍然生活在一无所有的丛林中。在委员会离开科特迪瓦之时，人们仍在涌向利比里亚。在所视察的所有地方，委员会都能看到许多流离失所者生活在贫困中。许多人被接待家庭收留，因此给本已有限的资源造成了更大压力。

106. 在流离失所者聚居地，正如在利比里亚的难民营里，委员会注意到有前战斗人员存在，主要是爱国者网络组织的民兵，这让人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感到担忧。

E. 维护人权者

107. 在紧张和充满威胁的环境下，人权维护者无法开展活动。在与民间社会成员谈话中，许多人提到了他们遇到的暴力和迫害，甚至是两个阵营的死亡威胁。他们中间有 2 人始终下落不明。目前弥漫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气氛不利于他们平静地继续活动，尤其是为那些表示支持巴博政府的人。

五. 责任

A. 科特迪瓦国的责任

108. 本报告前面叙述的由军队和安全部队单独或与上文所确认的非国家行为人一起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导致了科特迪瓦国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负有责任和义务。这些义务源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各项公约和国际习惯法。

109. 国家首先有责任保护民众不受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侵害。科特迪瓦部队本身以及非国家战斗人员让我们看到，他们不但不能保护民众，而且，他们对某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根据大量证词，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下述单位牵涉其中：

- 共和国卫队
- 安全行动指挥中心
- 共和国治安部队
- 防暴大队
- 高射炮营
- 伞兵特遣大队
- 海军陆战队

110. 后来，随着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控制了各个城市，其人员实施了侵犯人权的行为。

111. 其次，国家有责任立即对已查明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人进行调查并将其绳之以法。委员会注意到科特迪瓦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不过，它指出，目前它还没有被告知对被指控侵犯人权的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的人员有效提起诉讼的情况。

112. 尽管对了解真相权的内容还有一些争议，但一致认为家人有权知晓失踪者的命运。关于这一点，为设立一个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而启动的程序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113. 国家还有义务保证所实施的暴力行为不会再次发生。为此，科特迪瓦主要应立即着手统一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的指挥网，改革安全机构。

114. 选举后事件发生后，科特迪瓦政府的另一项义务涉及“适当、有效和迅速补偿”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

B. 非国家行为人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

115. 委员会认为，本报告所述由非国家团体实施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应由其指挥者承担个人责任。

116. 委员会很清楚应由一个法庭来最终确定个人的刑事责任，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过，人权理事会授权委员会来查明责任人。

117. 事实上，或者是因为其实施的行为或者是因为所担任的职位，一些政治活动家负有责任。例如，某些政治负责人之所以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因为不承认投票结果，呼吁对个人和个别团体采取暴力行动，或者没有对声称效力于自己的人所实施的某些敲诈勒索行为表示反对。在所遇到的所有显要人物中，委员会注意到前总统巴博和参谋长 Philippe Mangou 少校是唯一承认在所发生的事件中负有某种形式的责任的人。前总统巴博指出，作为国家元首，他也是三军统帅，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国防和安全部队可能实施的行为负有责任，同时他明确指出，如果在冲突中犯下了战争罪，那么此种罪行的责任人将受到调查。Philippe Mangou 少校指出，如果在选举后到他赴南非任大使期间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不是他的责任。

118. 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有合理的理由断定，关于选举后事件，某些个人负有刑事责任，这些人的名字载于本报告所附机密名单中，在司法调查中，该名单可转交主管当局。

六. 结论和建议

119. 委员会的结论是，在审议所涉期间，各方在科特迪瓦实施了大量严重侵犯人权和违法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主要分布在西部、西南部和阿比让的大量受害者仍深受其害。

120. 前总统洛朗．巴博不承认投票结果引发了科特迪瓦的政治危机和武装冲突。委员会认为，科特迪瓦之所以盛行有罪不罚现象主要是因为不落实这些年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为打击这一祸患而采取的主动行动框架内提出的各种建议。尤其是，有关科特迪瓦问题的多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没有得到落实。不真正将本报告中列举的犯罪者绳之以法，科特迪瓦就不会有持久和平和稳定。

121. 消极利用民族问题、政治活动家操纵科特迪瓦年轻人，把他们作为暴力工具，以及尚未得到解决的农村土地问题，这些都是在科特迪瓦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深刻原因。选举成为了暴力的催化剂。

122. 委员会看到，尽管在阿比让和几个西部城市安全形势已经归于正常化，但大量侵犯人权行为仍在发生。在该背景下，当他访问利比里亚时，一些科特迪瓦难民仍为逃避科特迪瓦共和国部队成员的敲诈勒索而逃到利比里亚。在阿比让，以及其他城市，委员会对街上大量手持武器的年轻人感到焦虑，这让民众感到不安全。委员会还对民兵和雇佣兵的跨界活动以及武器的流通对分区域的影响感到焦虑。

123. 委员会对该国普遍的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数千名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状况感到焦虑。因此，应在非歧视原则指导下，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迅速做出全面应对。

124. 委员会注意到新政府在国家层面采取的主动行动，尤其是改革国防和安全部队。

125. 委员会注意到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和睦共处。委员会还看到政府最高层也表示和解问题是优先事项。不过，委员会想要提醒一点：没有公正就不会有持久的和解。

126.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在危机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遇到的许多人，包括受害者，都认为联合国没有充分利用其任务所赋予的手段来更好地保护民众。

127.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建议：

对科特迪瓦政府的建议：

(a) 确保将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应以彻底、公正和透明的方式进行这方面已经启动的调查；

(b) 确保解决危机的深刻原因，尤其是与歧视有关的原因；

(c) 确保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通过迅速解除不属于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人的武装；

(d) 在安全机构改革框架内，确保犯罪责任人不被吸纳进国家军队或任何其他安全部队，确保迅速组建一支尊重人权的职业军队；

(e) 确保为和解采取的主动行动，尤其是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的设立和运作符合特别是在与合法公正的赔偿有关的方面确立的国际原则和良好做法；

(f) 向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适当的援助；

(g) 采取必要措施拟定流离失所者的持久解决办法；

(h) 采取一切适当的紧急措施，立即批准《罗马规约》、《非洲民主、选举和施政宪章》、《非洲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非洲儿童权利宪章》、《关于难民、流离失所者、申请避难者的非洲公约》以及《关于雇佣军的公约》；

对人权理事会的建议：

(a) 为确保有效落实委员会的建议和协助科特迪瓦当局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建立一个有关科特迪瓦人权状况的独立机制，该机制应定期向理事会报告；

(b) 公布人权委员会 2004 年设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便全面了解科特迪瓦的人权状况，帮助该国与有罪不罚现象作斗争；

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建议：

在有关人权的所有主动行动中，尤其是为对话、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的设立和运作向科特迪瓦当局提供技术援助；

对联合国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建议：

(a) 尤其是从财政方面支持政府当局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把科特迪瓦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b) 联合国尽快评估危机期间所做的工作，包括联科行动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以增强联合国预防危机和保护平民的能力。

(c) 加强各方的协调，确保对人道主义危机做出恰当的反应。